

四姑娘家的昆成伯

□南京 雷雨

几乎每天都给爹娘打一电话，说说家常，报报平安。母亲总会说些村子里的事情，你运普伯家的孙子读博士了，绍斌家的老二在省人民医院是主治大夫了，还有村子西头你一发小家的儿子是舰载机飞行员了。我故意问母亲，什么是舰载机？母亲说，就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的飞机啊。今天，我又打电话，母亲说，你昆成伯去世了。闻听这一噩耗，我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还是心里很难过，就给昆成伯的女儿我的发小人称四姑娘者发微信，也只能是说一些很空泛的节哀顺变的安慰话，之后，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昆成伯是当时公社供销社里的人，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公家的人，是吃商品粮的。公社后来变成乡，他仍旧在供销社，跑业务，搞供销，四处出差，衣服穿得很周正，人就显得很精神，虽然皮肤微黑，但身材魁梧，敦实，和气，经常笑咪咪的，很容易让人接近，远非有些所谓公家人趾高气扬鼻眼朝天。

昆成伯的妻子姓吕，她娘家是八牛营的，人很干练泼辣而和善，我们喊她老吕姆，在村子里，她与我母亲关系很好，虽然我们两家并不在一个生产队。昆成伯有工作保障，自然有薪金收入，他们家子女多，但只有一个男孩，年龄与我弟弟相仿，他们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时是同班同学。

刚才说到昆成伯的女儿多，我

熟悉的则是他们家的四姑娘。四姑娘人很爽朗，也很豪气，有男孩子气，大家都很喜欢她，有同学说她是《红楼梦》里的晴雯，还真有几分神似呢。我一度提前先到镇上读书，几年后，再见到她，亭亭玉立，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人出落得越发漂亮俊俏了，水灵水灵的。因在镇上上学，有时候周末回家，我会去公社供销社找昆成伯借自行车，他若自己的自行车不在，也会帮我找他的同事去借。他的同事会给他开玩笑说，这孩子是谁呀？咋这么亲？他就笑眯眯地说，是我侄子，是我侄子，将来的大学生呢。

再后来，从这座小镇的学校摇篮里走出来的孩子们大都到县城去读高中了，我们家也搬到了叶县高中，昆成伯会给四姑娘送粮食，就到我们家里来，父亲喊他昆成哥。他们会说起吃大食堂时候的一些往事，还会说到村子里的一些纠葛。要起身离开的时候，昆成伯总会说，人是卡压不住的，现在就挺好，挺好。这个时候，我才弄清楚，昆成伯老弟兄五人，他行三。在村子里除了他一家，属于一队外，他两个哥哥和弟弟家都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叫二队。他大哥去世很早，有一个小名叫丑者是他大哥的儿子，也是他的亲侄子。他的二哥叫根成，人也很精明，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与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四成伯、末伯是他的亲弟弟。我当时

很疑惑，昆成伯显得很年轻，四成伯、末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都觉得已经很苍老了，看上去年纪要比昆成伯大多了。

大概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了，我自南京回老家，在过湛河的小石桥时，遇到了四成伯和吕伯母。一番寒暄，很是亲热。昆成伯告诉我，四姑娘的对象，你也认识，你们是同学，叫潘胜利。我们都是同学，彼此知根知底，真是由衷地为四姑娘高兴、祝福。吕伯母还说，今年收麦子碾场的时候，恁爹拿桑杈起场，累得手都举不起来了啊。恁弟兄可一定要知道心疼自己的爹娘啊。听吕伯母说这样一番话，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再后来，我在外地漂泊，回家的机会少了。有时候，四姑娘会张罗一些发小去看望我的爹娘，依旧是风风火火的心肠。昆成伯退休后，几个子女轮流照顾他们，后来他们的记忆逐渐流失，但孩子们仍旧把他们照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每次看到四姑娘发有关昆成伯的视频，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座中原小镇，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的供销社小院里，昆成伯看着我骑上自行车，会一再交代我说，慢点骑，慢点骑。

昆成伯，姓王，生肖猪，出生于1935年。他的女儿四姑娘，叫王荀芳。

老伯伯，一路走好啊！

青青菖蒲

□湖南耒阳 王晓阳

儿时，故乡的池塘里、溪水旁、小河边处处是菖蒲的倩影。这是一种生命力特别旺盛的绿植。初春方至，它便醒了，一丛青碧悄然挺立，拔着劲儿地往起蹿。一入夏，菖蒲葱茏茂盛，油亮轻盈，向晴空刺出一柄柄绿剑，远望如一片燃烧的青火，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菖蒲与兰花、菊花、水仙并称“花草四雅”。雅致之中，菖蒲有独到之处，“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意思是说菖蒲极少开花，若无知己，情愿一生孤寂。它是人间的高洁之士，内心淡定从容，总是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菖蒲耐得苦寒，安于淡泊，“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因此成为诗人画家的宠儿。

郑板桥酷喜画菖蒲。陆游常常在书房之中，为菖蒲更换新汲的泉水，烹茶品茗，写下了“寒泉自换菖蒲水，活水闲煎橄榄茶。自是闲人足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爱菖蒲如痴的形象。

在乡亲们眼中，菖蒲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稀罕物。每到农历五月端午，一大早，乡亲们就会割上一束菖蒲，用艾草系上，郑重地高挂在屋檐下。初阳细碎，菖蒲叶尖，露珠清亮，菖蒲浓烈的香气漾满了庭院，仿佛把空气梳妆了一遍。

我的故乡地处江南，夏季湿热多蚊虫。每到晚上，蚊子四处活动，如一群轰炸机嗡嗡地在身边盘旋骚扰，毫无顾忌地叮咬，让人不厌其烦。父亲点燃一束晒干的菖蒲，青烟

袅袅中，张牙舞爪的蚊子立马销声匿迹。我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时，菖蒲就是我的守护神，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夏天。如今，我早已住进楼房，每到夏天，点燃蚊香，立竿见影。但是我总忘不了菖蒲，总觉得蚊香缺少一种韵味和温馨。记得父亲说：“菖蒲很平凡，但用处很大，平凡而务实，做人要像菖蒲一样啊！”

有一次我身上起了疮，痒痒的，令我百爪挠心般地苦恼。

母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一处秘方，割来几枝菖蒲，放入大锅中熬煮，用黄绿的汤汁

帮我擦拭患处，如此几次，疮渐渐消失，神清气爽，宛如重生一般。由此，我对菖蒲这味神草更加敬重。

愿做一枝茂绿向上的菖蒲，活在烟火处，成长在诗意中。

搅水草

□兴化 张学诗

看着夏日的小河里无拘无束地生长着阻塞了河道的水草，让我回想起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候，和乡亲们一起下海搅水草的情形。这里的“海”，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是指我的故乡向东，紧邻黄海的大丰县农村。这里，生长的几乎全是黄黄的玉米红红的高粱之类的旱谷，少有生长水稻的水田，因而，虽然河道不多，但水草从未有人问津过，总是密密匝匝地覆盖了整个河面。于是，下海搅水草，为伏天里泛黄的水稻补充肥力，成了老队长在夏日里早就安排好了的农事。

下海，多用有一定吨位的水泥船，在船头上用砖头垒好灶，在船尾的舱里带好米，待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一船3个搅水草的人，就掌着篙，摇着橹，拖着纤，扬着帆，沿着狭狭

宽宽的河道，朝着“海”的方向出发了。

大丰那一带长着密密层层的水草的河沟，船驶不进去，我们只能扛着搅水草的竹竿，拿着割水草的弯刀，肩着挑水草的担子，跳进齐腰深的河沟，用竹竿搅，用弯刀割，用双手绕，片刻的工夫，河沟边便堆起了一座座小山似的水草堆。

水草的种类好多，细细长长的龙须草最是繁茂，随处可见，但肥力不足；鲜嫩嫩成带状的水韭菜，不但是稻田里上好的肥料，还是农人们喂猪养羊的上等的饲料。

要不了一天的工夫，垒得高高地码得齐齐的水草船便安闲地泊在一座长长的水泥桥的桥墩旁。如血的夕阳映照在船头上，一位赤裸着臂膀满脸络腮胡须的长者，正刷锅舀

水淘米生火，在灶前烧起了晚饭。袅袅的炊烟在宽阔的河面上弥散。两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呢，正在这宽阔的大河里畅游着，让这清清的水波洗刷一身的污泥，洗刷一天的劳累。

夜晚，搅水草的一老两少三人，就在这水泥桥下水泥船上躺着，数着天边的星星，听着河里的水声，任清风吹拂，任夜露滋润。

我曾写过《走向农人第一关》的小文，写的是我回乡务农的第一次上工，跟着长长的队伍，在故乡春日里的水田里挑泥渣的事儿。出水看见两腿泥，那种艰辛，可想而知。而下海搅水草呢，则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农人，在夏日里，在100里外的异乡，所亲历过的又一次磨砺。

爱到只剩下念想

□盐城 陈卫中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单传，同辈只有一个孩子，整个家族中我们这一支，多少年来都是人丁不旺。还好，妈妈很能干，一共生了4个男孩，2个女孩。每一个孩子的到来，整个家庭都是一阵欢喜和热闹。但热闹之后，吃饭的嘴越来越多，这种欢喜的幸福越来越淡，而另一种负担的烦恼越来越重。

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42岁了。在我之前，已有3个哥哥，2个姐姐。我的印象中，妈妈从未有过年轻和美丽，她的一生是从中年向老年过着的。

我去读大学时，妈妈已经60岁，可她仍然守在自己的田地里。在农村，儿子结婚叫娶媳妇。想要上媳妇，就得有套让姑娘看得上眼的房子。儿子结婚后，是要分家的，房子就属于分了家的儿子。在我最早的记忆中，父母的最大本事就是造房子，老大之后老二，老二之后老三。我一直没搞懂，那时的父母怎么有那么大的造房能力。

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的时候，父母自然高兴，同时也犯了难。我去的是大城市上海，学费虽不是很多，但生活费相对于农村确实是笔大支出，而且一读就是4年。父母目标是坚定的，孩子的书一定要读，孩子的饭一定要吃，但他们已明显力不从心了。

清楚地记得，我去上海上学那天，妈妈已准备好该缴的学费，一学期的生活费，还给了我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个很好看的旅行箱。我不知道，妈妈又变了什么戏法，凑足了这样一笔“巨款”。

此后4年，我一次次从妈妈手中接过“巨款”，心情一次比一次更为沉重。每从妈妈手中接过一次，就看到妈妈的额头沟纹又深了

串串槐花分外香

□南京 牛腾明

去江宁采摘槐花，前方不远处就是一片槐树林，远远望去，那棵棵槐树的枝叶间挂满了小白花，一串一串的，像串串铃铛轻轻摇曳在风里。余晖从浓绿的枝叶间透过来，温柔而静谧。看到前面有棵巨大而苍老的槐树，不由脑涌诗意，打开手机记下“槐花串串似银铃，胃蕾催我去江宁。采来野味分亲友，味鲜食美皆称颂”。手机一包后，我想起了在故乡的槐花味，那味儿夹带着暖风，混着丝丝甜意。

小时候，乡下老家大门口东侧，也有过这样一棵苍老而粗大的槐树，那密密的绿荫覆盖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得谷雨时节，槐树上长满了绿叶，引来不少黄鹂和喜鹊。在树的顶端，黄鹂还筑过巢。那巢圆圆的，上面覆盖着一层密密的树叶。老人们说：“黄鹂槐树做窝，家里就有吃和喝。”那时整天饿得发慌，听老人们这样一看，再也不随意爬到树上搅扰黄鹂了。白天，我时常仰面躺在树下，看黄鹂在枝叶间飞来飞去，看蚂蚁在干裂的树皮上爬上爬下。偶尔，几只黄鹂突然

叫起来，圆润婉转，我便能即刻“译”出其中的意思，如“你好，你是不是在瞧我？”“我美丽吗？”小伙伴们觉得好笑，说我不是黄鹂，又怎么会听懂鸟语？

那棵老树曾给我无限的乐趣。夏日的雨急，我常常往树下跑，那浓密的绿叶挡住了雨点。偶尔从缝隙间漏下一滴，凉凉地滑进了我的衣领，十分爽快。夏天一到，我常常拉上一张苇席，睡在槐树下。那浓浓的绿叶和密密的花儿时常遮住夜空。一阵风过，也能从缝隙间瞥见几颗星星。半睡半醒之间，疑是天上的星星钻到树叶间来了。夜半，觉得有蚂蚁在脸上爬，醒来后，常听到鸟巢里的黄鹂抖动翅膀的声音。似乎是在紧紧搂抱它们的雏子。我那时想，变成黄鹂真好，可以把家安在树上，夏天就不愁没床睡了。

这些年，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曾见过不少槐树，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一次想起过老家那棵槐树。偏偏眼前这棵槐树，又让我在瞬间重温了童年岁月。

青石街

774号

投稿信箱:xinfukan2@126.com